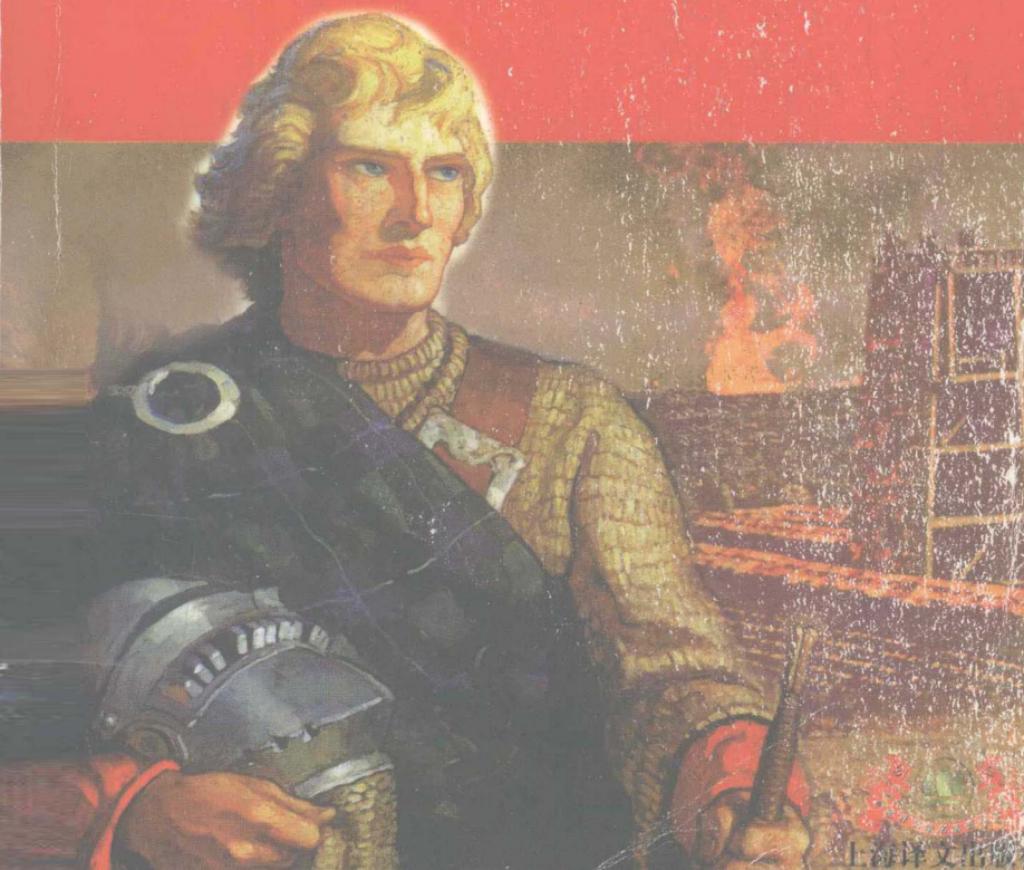


# 20 十字军骑士

[波] 显克微支著 陈冠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十字军骑士

[波] 显克微支著 陈冠商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nryk Sienkiewicz  
THE KNIGHTS OF THE CROSS

---

十 字 军 骑 士

〔波兰〕显克微支 著

陈 冠 商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0.5 插页 2 字数 650,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7-5327-2220-1/I · 1311

定价：16.90 元

## 一部爱国主义的历史长篇小说—— 《十字军骑士》

亨利克·显克微支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波兰著名作家。他的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和短篇小说集早已介绍到我国来了。《十字军骑士》是作者另一部重要的历史长篇小说，这次介绍给我国读者，将使我国读者对这位作家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亨利克·显克微支一八四六年五月四日生于波兰一个地主家庭。他的早期作品大多描写波兰农民的生活，对于农民的艰苦劳动、悲惨生活有所反映。一八七一年，显克微支大学毕业，一八七二年起，显克微支担任《新闻》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发表过一些讽刺小品和短篇小说。一八七六年，显克微支到美国旅行，在美国住了将近三年，目睹美国劳工和移民的悲惨生活。回国后，他写了政论《旅美书简》和一些短篇小说，如《为了面包》、《奥尔索》等。在这些短篇小说里，显克微支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反映了波兰移民在美国的悲惨遭遇。稍后，显克微支又发表了《胜利者巴尔杰克》等短篇小说。作者在这些作品里描写了波兰人民的贫困生活，揭露了波兰地主的伪善、外国占领者的残暴。一八八三年起，显克微支陆续发表了历史小说《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三部曲，反映了十七世纪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但也美化了贵族地主阶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显克微支创作了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了罗马皇帝尼禄的残暴统治和对基督徒的迫害。一九〇〇年，显克微支发表了充满对异族统治的愤恨和爱国热情的历史长篇小说《十字军骑士》。这部小说在显克微支的创作和整个波兰文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显克微支病逝。他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才能的历史小说作家。

《十字军骑士》反映的是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波兰和立陶宛联合抗击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并在格隆瓦尔德一战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段光辉历史。

波兰国家是在九世纪到十世纪之间形成的。当时的波兰公国承认德国为宗主国。到了波列斯拉夫统治时期，波兰国家强盛起来，在十一世纪初扩大了领土，统一了波兰，并摆脱了对德国皇帝的依附。十二世纪初，波列斯拉夫三世把国土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从此形成了封建割据局面。波列斯拉夫三世死后，德国封建主发动了对波兰的侵略，侵占了波莫瑞一带。一二二六年，波兰玛佐夫舍公国的康拉德大公为了占领普鲁士人的土地，决定把十字军东征时建立的条顿骑士团引进波兰，委托这个骑士团占领普鲁士。十字军骑士团占领了普鲁士，强迫当地居民像奴隶般为他们耕种，同时引进德国移民，建立许多城镇和乡村，于是骑士团占领的地区逐步日耳曼化了。十三世纪末，十字军骑士团巩固了自己的占领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承认波兰大公们的领导，并觊觎波兰的土地。波兰西部和北部出现了强大的德国军事国家组织，这对波兰的独立是个严重的威胁。十四世纪初，库雅维亚大公弗拉迪斯拉夫一世为波兰的统一进行了斗争，一三二〇年恢复国王称号，建都于克拉科夫，结束了波兰的封建割据局面。一三七〇年，波兰王位转入匈牙利国王路易手中。路易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于一三七四年颁布了“科希策特典”，规定了波兰贵族的一系列特权，但作为交换条件，也规定将来由路易的一个女儿作为波兰女王。路易死后两年，根据“科希策特典”的规定，由路易的小女儿雅德维迦继承波兰王位。这时波兰仍处在十字军骑士团的威胁之下，立陶宛的西北部也受到十字军骑士团的严重威胁。十字军条顿骑士团渴望与宝剑骑士团在领土上连成一片。当时宝剑骑士团占领着拉脱维亚，这两个骑士团企图占领把他们分隔开来的那片立陶宛领土，特别是时母德人居住的地区，以便在波罗的海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骑士团国家。共同的敌人使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了起来。一三八五年波兰贵族和立陶宛大公亚该老在克赖瓦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亚该老于一三八六年来到波兰，与雅德维迦成婚，加冕为波兰国王，波兰与立陶宛合并，以便共同对付十字军骑士团的侵略，收复失地。一四一〇年，由于骑士团的步步进逼，终于爆发了波兰和立陶宛对十字军骑士团的战争。双方在格隆瓦尔德会战。会战的结果，波兰和立陶宛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辉煌胜利，十字军骑士团

几乎全军覆没。格隆瓦尔德会战彻底摧毁了十字军骑士团的威力,制止了骑士团对波罗的海沿岸的波兰和立陶宛土地的侵略,使十字军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终于在十五世纪中叶完全衰落。这次战役是波兰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在波兰人民当中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波兰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它通过主人公兹皮希科险遭条顿骑士团毒手和尤伦德父女的悲惨遭遇等情节,有力地揭露了条顿骑士团披着宗教外衣,干着豺狼勾当,专横跋扈,凶残暴戾,任意践踏波兰民族的尊严,残害波兰人民的生命,掠夺波兰人民的财富等罪恶行径,使读者对条顿骑士团的暴行不能不感到义愤填膺,对波兰人民的反抗寄予满腔同情。

兹皮希科出于民族仇恨和年轻无知,误向骑士团使者挑战,险遭骑士团戕害这一情节是本书揭露骑士团罪行的第一个高潮。通过这个情节,作者第一次具体地向我们揭露了骑士团无视波兰民族的尊严,骄横不可一世的凶残面目。

兹皮希科怀着巨大的民族仇恨,发誓要拔下条顿骑士团的三簇孔雀毛冠饰,为达奴莎的母亲报仇,在不了解对方来历的情况下,袭击了十字军使者里赫顿斯坦。虽然他的袭击被护送里赫顿斯坦的波兰著名骑士波瓦拉阻止了,并没有伤害里赫顿斯坦一根汗毛,兹皮希科的叔父玛茨科又立即向里赫顿斯坦道了歉,请求他宽恕孩子的无礼,波瓦拉也在一边向里赫顿斯坦说情,但里赫顿斯坦却极为傲慢,企图以侮辱波兰骑士的人格作为宽恕兹皮希科的条件。到了克拉科夫,里赫顿斯坦又向波兰国王当面告状,虽经两个公爵夫人和许多著名波兰贵族的求情,里赫顿斯坦还是非把兹皮希科置于死地不可。里赫顿斯坦肆意蹂躏一个邻国,其骄横跋扈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根本无视波兰国家的存在。波兰举国上下对此无不切齿痛恨,要不是达奴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及时挽救了兹皮希科,兹皮希科是无法逃脱里赫顿斯坦的毒手的。正是条顿骑士团的这种恶行导致了一四一〇年的格隆瓦尔德大战。玛茨科和兹皮希科发誓要和里赫顿斯坦决斗,正是波兰民族和十字军骑士团的民族矛盾发展到势不两立的一种反映。

接着,作者通过尤伦德父女的被害进一步揭露了十字军骑士团的毫无信义、毒如蛇蝎的本性。尤伦德的妻子是在十字军骑士团背信弃义、野蛮袭击玛佐夫舍时死去的,尤伦德理所当然对十字军骑士团怀着不共戴

天的仇恨，他对骑士团的斗争是正义的。但是他对骑士团的打击使他成了骑士团的眼中钉肉中刺，齐格菲里特和邓维尔特等十字军骑士终于设计从玛佐夫舍宫廷劫走他的女儿达奴莎，并要尤伦德亲自到息特诺去领回他的女儿，答应只要尤伦德交还俘虏，送去赎金，到了息特诺就把达奴莎交还。但是尤伦德到了息特诺，不但没有找回女儿，而且受到百般凌辱，最后还被齐格菲里特割掉舌头、烫瞎眼睛、剁去臂膀，赶了出去。兹皮希科虽然历尽艰辛，终于找回了达奴莎，但是找回来的达奴莎却已被迫害得精神失常、奄奄一息，还没有到家，就死在途中。尤伦德这样一个威名远扬的骑士竟遭到这样的凌辱，落得这样悲惨的结果；达奴莎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她跟兹皮希科的美满姻缘、幸福生活竟遭到如此悲惨的残害和破坏。波兰人民的和平生活是谁破坏的？尤伦德父女这样的悲剧是谁制造的？不是别人，就是十字军骑士！作者用他动人心魄的手笔，通过这一情节把十字军骑士团任意糟践波兰人民、在波兰土地上横行霸道等罪恶行径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作者对十字军骑士的控诉，随着情节的发展一步一步强烈。这些控诉使小说对骑士团的揭露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兹皮希科和尤伦德父女的遭遇是波兰民族受到十字军骑士欺压蹂躏的一个缩影。

作者除了以兹皮希科和尤伦德父女的遭遇这些情节集中、形象地揭露十字军骑士团的侵略罪行之外，还在许多地方直接描写或提到十字军骑士团对波兰和立陶宛人民的欺压和残害，把这些描写作为对兹皮希科、尤伦德父女悲惨遭遇的背景，使两者得到紧密的呼应，这就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兹皮希科和尤伦德父女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不是孤立的，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波兰民族、立陶宛民族遭受十字军骑士团侵略的一部分。这样点面结合，既有着力描绘的鲜明突出的形象，又有轻描淡抹的广阔背景的速写，就使作者在小说中所叙述的事件获得了典型意义，使我们全面而又具体地看到十字军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等民族所犯下的血腥罪行，看到十字军骑士团确实是波兰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波兰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

小说最后描写了格隆瓦尔德大战。波兰和立陶宛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合力御侮，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玛茨科和兹皮希科也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仇人里赫顿斯坦，报了仇。这是整部小说合理的结局，为波兰和立陶宛人民伸张了正义。小说真实地表达了波兰人民和立陶宛人民对敌人的

憎恨和爱国热情，描写了他们的英勇战斗和敌人的惨败，不愧是一曲波兰人民和立陶宛人民反侵略战争的颂歌。显克微支之所以博得波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正是由于他充满爱国热情，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意志，歌颂了祖国的正义斗争。而《十字军骑士》可以说是格隆瓦尔德战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碑。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特色。作者善于运用“悬念”的手法，他往往提出一个问题，却迟迟不予解决，只是在故事经过种种曲折、情节经过种种变化之后，作者才别出心裁地拿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办法去解决小说中的戏剧矛盾，因此读者无法预料故事的结局，只好紧紧跟着作者委婉细致的描述，把故事一口气看下去。这种手法是很引人入胜的。作者的叙述也错落有致，流畅自然。整部小说就像一道清澈的溪流，时而在乱石堆中沸腾激荡，时而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跳跃奔流，时而在平坦的沙滩上缓缓流淌，使读者在阅读这部篇幅很大的小说时，并不感到冗长乏味，而是跟着情节的起伏，走进作者所安排的境界中。在小说中，作者还用丰富多彩的笔调广泛描写了波兰人民十四到十五世纪的生活。波兰贵族领地中的城堡、波兰人民的风俗习惯、中世纪的骑士制度等都一一在作者笔下生动地再现出来。兹皮希科用手把新鲜的树枝捏出汁水，波瓦拉在骑士团的宴会上徒手把钢刀像卷羊皮纸似地卷起来等插曲都富有传奇色彩。作者笔下的人物很有性格。英气勃勃、无所畏惧的兹皮希科，精明谨慎、勇敢刚强的玛茨科，单纯朴实、美丽动人的达奴莎，热情大胆、活泼可爱的雅金卡等都是作者用心刻画的人物。就是一些次要人物，也各各具有不同的面貌和品性，如哈拉伐的忠实机警，山德鲁斯的随机应变，德·劳许的正直豪爽等，作者着墨不多，却个个栩栩如生。这些人物的性格都各有各的特点，读者是决不会把他们混淆起来的。

作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正是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沙俄等占领国加紧采取共同行动，企图消灭波兰民族的十九世纪下半期。在普鲁士占领区，占领者实行日耳曼化政策，把不是德国臣民的波兰人赶走，学校里取消波兰语，加紧对波兰报刊的迫害，对敢于反抗的波兰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并且歪曲历史，颂扬条顿骑士团为德国的统治开辟了道路。在沙俄占领区也推行类似的非波兰化政策。因此波兰民族和占领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波兰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和外国占领者进行了英勇激烈的斗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要直接写作反对外国占领者的作品显

然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找到了历史小说这样一种体裁,借古喻今,揭露外国占领者对波兰民族的血腥统治,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外国占领者。像《十字军骑士》这样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起了鼓舞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的。格隆瓦尔德会战胜利这样的历史事件对波兰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作者正是以波兰人民历史上的胜利这样的实例来激励他的同胞,使他们加强夺取胜利的信心。小说的发表在当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它不断遭受外来民族的侵略和压迫。特别是十五世纪前条顿骑士团的入侵和十八世纪后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对波兰的瓜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的侵占等都给波兰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但是波兰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波兰人’和‘革命者’两个词成了同义语。”他们从来没有在侵略者面前屈服过,他们总是团结起来,举国一致,抵御外来的侵略;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他们不断举行起义,打击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统一。格隆瓦尔德会战的辉煌胜利一定会继续鼓舞波兰人民的爱国热情,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建设自己美好的国家而奋斗不息。

冯 春  
一九九八年六月

## 重 要 人 物 表

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波兰骑士。

兹皮希科——波兰骑士，玛茨科的侄子。

达奴莎——尤伦德的女儿，兹皮希科的妻子，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的宫女，全名为安娜·达奴大·尤伦陀芙娜，达奴莎是爱称，后为十字军骑士团害死。

斯比荷夫的尤伦德——波兰骑士，其妻子及女儿(即达奴莎)均为十字军骑士团害死。

雅金卡——齐赫的女儿，达奴莎死后为兹皮希科的妻子，雅格娜和雅古拉都是她的爱称。

兹戈萃里崔的齐赫——波兰骑士，玛茨科的邻居。

哈拉伐——又名格罗伐支，原系捷克贵族，为齐赫俘虏，后为兹皮希科的侍从。

托里玛——尤伦德的侍从。

卡列勃神甫——斯比荷夫的尤伦德的神甫。

杜尔查的杨科——修道院长，玛茨科的亲戚，雅金卡的教父。

亨利克·雅奴希——波兰玛佐夫舍公国的公爵，又称玛佐维茨基公爵。

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亨利克·雅奴希的妻子，又称安娜·雅奴绍芙娜，立陶宛大公威托特的妹妹，波兰国王亚该老的堂姊妹，前波兰国王盖世杜特的女儿。

德鲁戈拉斯的米柯拉伊——安娜·达奴大公爵夫人的宫廷侍从。

莫卡席夫的姆罗科泰——玛佐夫舍公国的骑士。

维雄涅克神甫——雅奴希公爵的神甫和医生，曾为兹皮希科证婚和

治伤。

齐叶莫维特——波兰普洛茨克公国的公爵。

阿列克山特拉·齐叶莫维特——公爵夫人，普洛茨克公爵的妻子，波兰国王亚该老的姊妹。

罗泰林格的富尔科·德·劳许——法兰西骑士，原为十字军骑士团的客人，后为玛佐夫舍公国的臣民。

山德鲁斯——日耳曼人，卖免罪符的小贩，后为德·劳许的侍从。

弗拉迪斯拉夫·亚该老——波兰国王。

雅德维迦——波兰王后，亚该老的妻子。

威托特——立陶宛大公，亚该老的堂兄弟。

玛希科维支的盛特拉姆——波兰骑士，波兰军的统帅。

斯寇伏罗——威托特大公的将官，时母德人的统帅。

登青的雅斯柯·托波尔——波兰克拉科夫的总督，又称登青斯基。

塔契夫的波瓦拉——波兰骑士，亚该老的治安官。

加波夫的查维夏——波兰骑士。

康拉德·封·荣京根——十字军骑士团大团长。

荣京根的乌尔里西——康拉德的兄弟，原为十字军骑士团的高级官员，康拉德死后，继任大团长。

昆诺·封·里赫顿斯坦——十字军骑士团的使者，后任大“康姆透”——十字军骑士团最高级官员之一。

戈德菲列德法师——十字军骑士。

罗特吉爱法师——十字军骑士。

休戈·封·邓维尔特——十字军骑士，息特诺的“康姆透”。

齐格菲里特·德·劳夫——十字军骑士，扬斯鲍克的“康姆透”。

万·克里斯特——罗特吉爱的侍从。

第得里赫——十字军骑士团的刽子手。

# 第一部

## 第一章

在蒂涅茨一家叫作凶猛野牛的客店(这是修道院<sup>①</sup>的产业)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听着一个来自远方的骑士谈他自己在战争中和旅途上所经历的种种险遇。

这位骑士留着一部大胡子,年纪却并不很大;肩膀宽阔,身材高大,却很清瘦,头上戴着镶珠子的发网,穿着一件留有胸甲痕迹的皮外衣,束着一条铜扣串成的腰带<sup>②</sup>,带子上系了一把刀,刀上套着角质的刀鞘,腰间挂着一支出门旅行用的短剑。

在他身旁和他同桌而坐的是一个青年,留着一头长发,神情愉快,显然是他的伙伴,或者是个侍从<sup>③</sup>也未可知,因为他也穿着一件类似的、出门行路穿的皮外衣。在场的其他人员是:两个来自克拉科夫近郊的贵族,三个戴红折帽的自由民<sup>④</sup>,细长的缨络一直搭拉到他们的胳膊肘上。

店主是个日耳曼人,穿一件褪了色的、带头巾的法衣,白色的大领口。他正捧着一桶麦酒,把一只只陶器杯子斟满,一面十分好奇地听他谈着行伍中的种种险遇。

那三个市民听得更加出神。当年洛盖戴克<sup>⑤</sup>国王时代曾经造成市民和骑士之间那种互不相容的憎恨,现在已经消失殆尽,市民们不像上一个世纪那样对贵族地主卑躬屈节了。贵族地主仍旧称市民们为最高贵的巨商和君子,而且赏识他们豪爽地 ad concessionem pecuniarum<sup>⑥</sup>。因此在客店里常常可以看到商人和贵族像弟兄似地一起饮酒。他们甚至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有的是钱,往往还会替那些有纹章的人<sup>⑦</sup>付账。

他们就那样坐在那里谈天,不时地向店主使个眼色,要他斟酒。

“高贵的骑士，您可见过不少世面啊！”其中有个商人说。

“是啊！你们这些从各地赶到克拉科夫来的人当中见过这种世面的可不多啊，”那骑士答道。

“往后自会多起来，”商人说。“马上就要举行祝贺国王和王后的大宴会了！国王已经下令，要在王后的寝宫里张挂起绣上珍珠的金线锦缎来，还要张起一顶同样质料的华盖。还要举行空前未有的宴会和比武呢。”

“卡姆罗斯<sup>⑧</sup>大叔，别打断骑士的话，”另一个商人说。

“埃欧特雷戴<sup>⑨</sup>老兄，我不是打岔；我只是认为，他要是知道人们纷纷谈论的这些事情，准也会高兴，因为我相信他也是上克拉科夫去的。我们今天反正进不了城，因为城门一定关了。”

“人家说一句，你总要回答二十句。我看你是老啦，卡姆罗斯大叔！”

“可我还举得起一整匹湿漉漉的宽幅的厚绒呢。”

“了不起！那呢绒准是稀朗得像筛子一般。”

这场争论给骑士打断了，他说：

“不错，我要到克拉科夫去待一阵，因为我已经听说过比武的事。我很愿意在格斗期间，到比武场上去显显身手。这个小伙子是我的侄子，他虽然年纪轻，嘴上还没有长毛，却已经掀倒过不少穿胸甲的骑士，他也要参加比武。”

客人们看了那青年一眼，他快乐地笑了一下，一面把长头发掠到耳后，又把酒杯凑到嘴边。

老骑士接着又说：

“就是我们要想回去，也没有地方好去了。”

---

① 英译本注：即波兰蒂涅茨的本纳狄克脱修道院。

② 中世纪的骑士均束腰带，戴踢马刺，这是受过册封的标记。

③ 骑士的侍从亦称“持盾者”。

④ 中世纪时城邑内的居民，享有城邑内的诸种权利，又称市民，大都经商。

⑤ 洛盖戴克是弗拉迪斯拉夫的外号（死于1333年），毕阿斯特王朝的波兰公爵，经过长期斗争而统一了波兰的主要领土。一三二〇年弗拉迪斯拉夫·洛盖戴克在克拉科夫登上王位。洛盖戴克的登位标志着统一的波兰国家的重建。

⑥ 拉丁文，意为：用现款付账。

⑦ 指骑士。

⑧⑨ 卡姆罗斯和埃欧特雷戴都是当时的姓，确切些说，是一种外号。

“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贵族问。

“请问尊姓大名，府上哪里？”

“我是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这孩子是我兄长的儿子。他叫兹皮希科。我们的纹章<sup>①</sup>是‘戴姆巴·波达科华<sup>②</sup>’。我们的战号是‘格拉其’<sup>③</sup>！”

“波格丹涅茨在哪里？”

“嗨！这位老兄，你应当问，它的旧址在哪里，因为现在这地方没有了。在格尔齐玛尔奇克和拿仑支<sup>④</sup>打仗的时候，波格丹涅茨给烧毁了，我们什么都被抢光；仆人们也都逃光了。邻近的农民都逃到树林里去，地都荒了。这孩子的爹后来重建了家园；可是第二年，一场洪水又把什么都冲走了。接着我的兄长去世，打他死后，我就和这孤儿一起过活。我心里想：‘我待不下去了！’我听说要打仗了，弗拉迪斯拉夫<sup>⑤</sup>国王已经派了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到维尔诺去，跟着又派了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去招兵买马。我认识一位了不起的修道院长杜尔查的杨科，我把地押给他，得到了一笔钱，购备了出征需用的甲胄和马匹。这孩子那时才十二岁，我让他骑上一匹小马，我们便投奔到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那里去。”

“带着这小伙子么？”

“他那时候还算不上一个小伙子哩，可他从小就身体强壮。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常常把一张石弓支在地上，用胸口抵住曲柄，拉得弓弦十分饱满。我在维尔诺看到的那些英吉利人，还没有一个能胜过他呢。”

“他向来就这样强壮么？”

“他从前总是给我拿头盔，十三岁就能给我持矛了。”

---

① 纹章又称徽章，欧洲中世纪骑士的一种标帜。

② 原文为 Tempa Podkowa，意为“圆头的马蹄铁”。

③ 意为冰雹；战号是在战斗中呐喊的呼号，用来杀敌助威，并为自己人鼓舞士气。

④ 这是两个有势力的家族。在雅德维迦女王登位以前、王位空虚时期，波兰的这两个大封建领主曾于一三八三年发生了内战。

⑤ 弗拉迪斯拉夫·亚该老国王——一三七七年起为立陶宛的大公，由于一三八五年在克列伏签订的协议而成为波兰女王雅德维迦的丈夫，并以弗拉迪斯拉夫第二的称号登波兰王位，一四三四年去世，他是一五七二年前统治波兰和立陶宛的亚该老王朝的始祖。

“你们那里常常打仗吧！”

“都是因为威托特<sup>①</sup>呀。这位公爵从前待在十字军骑士团里，每年总要出征一次立陶宛，一直打到维尔诺。跟他们一起来的，各国的人都有：有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他们是最好的射手），还有捷克人、瑞士人和勃艮第人。他们一路砍伐树林，烧毁城堡，最后，用火和剑把立陶宛糟蹋得不成样子，弄得那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愿留在那里，另外找地方去了，哪怕是到天涯海角，跟恶魔的子孙住在一起也都情愿，只要远远离开日耳曼人就行。”

“我们这里听说过，立陶宛人都要带着他们的妻子儿女远走高飞，当时我们还不大相信呢。”

“我可是亲眼目睹的。嗨！要是没有莫斯科左伏的米柯拉伊，没有奥列斯尼查的雅斯科，不是夸口，要是没有我们的话，现在准没有维尔诺了。”

“我们知道。你们并没有放弃那个城堡。”

“没有。现在请听我说，我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老年人常常说：‘桀骜不驯的立特瓦’<sup>②</sup>——这话一点不错！他们很会打仗，可是他们抵挡不住战场上的骑士。不过，要是日耳曼人的马匹陷进了沼泽，或者碰上一片丛林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日耳曼人是骁勇善战的啊！”那三个市民叫喊道。

“他们穿着铁甲胄，挨个儿排成队，简直像一堵墙，挺进起来简直像是一个人。他们一厮杀起来，立陶宛人就像一盘散沙似地四散奔逃，要不就是躺在地上听人践踏。他们里面不光有日耳曼人，因为在十字军骑士团里服务的各国的人都有。这些人很勇敢！一个骑士面临战阵，往往是低下身子，端起枪矛，单枪匹马去冲杀一支大军。”

“基督啊！”卡姆罗斯喊道。“那末，他们中间哪些人最骁勇善战呢？”

“这要看武器了。论用弓弩，应该算英吉利人顶好，他们能够一箭射穿甲胄，百步之内射起鸽子来总是箭无虚发。捷克人（波希米亚人）使起斧头来可真吓人。至于双手使用大刀，那是日耳曼人顶好。瑞士人喜欢用铁连枷打头盔。不过最了不起的骑士却是那些法兰西人。这些人骑马

① 亚该老的堂兄弟，立陶宛的大公

② 即立陶宛人

也好，不骑马也好，都打得来仗，一边打一边还会说出非常勇敢的话来。这种话你准听不懂的，因为那是一种十分古怪的话。他们都是些敬神的人。他们通过日耳曼人来责骂我们。他们说我们是为了保卫异教徒和土耳其人而来反对天主教的，因此他们要用一次骑士式的决斗来证明这一点。这场天主的裁判打算这样举行：他们派出四个骑士，我们也派出四个骑士，在罗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的宫廷中决斗一番。”①

说到这里，越发逗起了贵族和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都向着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伸长了脖子，问道：

“我们这边派出去的是些什么样的骑士呢？快说吧！”玛茨科举杯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答道：

“哎，不必为他们担心。其中有弗罗希秋伐的耶恩，他是杜勃尔润的总督②；有瓦希门托夫的米柯拉伊；有齐达科夫的雅斯科和捷霍夫的雅罗希。全是出色的骑士和刚强的汉子。不管他们用的是哪种武器，——宝剑也好，斧头也好，——都能得心应手！真是值得让人一看，也值得让人一听的——因为，我刚才说过，即使你用脚踩住了这些法兰西人的喉管，他们还是尽说些骑士气派的话来回答你。但是我凭天主和圣十字发誓，他们虽然一张嘴比我们强，可我们的骑士却能打败他们。”

“那就光彩了，但愿天主保佑我们，”一个贵族说。

“还得请圣斯坦尼斯拉夫保佑！”另一个贵族补充道。接着他又转向玛茨科，继续问下去：

“唔！再告诉我们一些吧！你捧了日耳曼人和别的骑士，因为他们勇敢，又能轻易地征服了立陶宛人。可是，他们对付你们，总会感到不容易吧？他们难道能够随心所欲地攻击你们么？究竟怎么样？也请你捧捧我们自己的骑士吧！”

波格丹涅茨的玛茨科显然不是一个大言不惭的人，因为他回答得很

---

① 作者原注：这是历史事实。

按：罗马国王兼捷克国王华茨拉夫即卢森堡王朝的捷克国王华茨拉夫第四（在位期间为一三七八——一四一九年），他在一三七八——一四〇〇年间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国王）。天主的裁判即指决斗。

② 总督亦称“城守”，是中世纪波兰王国握有军权及司法权的地方长官，这里即指治理杜勃尔润的长官。

谦逊：

“那些刚从外国来的人，固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攻击我们。可是，他们试过一两次以后，攻击我们的信心就不那么强了，因为我们是铁打的硬汉。因此他们往往就来责骂我们这股强硬的劲儿：‘就算你们不怕死，但你们帮助撒拉逊人<sup>①</sup>，你们这样做必遭天罚。’于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怨仇愈来愈深了，因为他们的辱骂是无中生有！国王和王后已经给立陶宛人施过洗礼了。在那里，人人都要崇拜我主基督，虽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应该怎样去崇拜。大家也都知道，当他们在普洛茨克大教堂里把魔鬼的偶像掀翻的时候，我们仁慈的君主就命令他们在它面前供上一支蜡烛——弄得神甫们不得不对他说，不应该这么做。你看一个国王尚且如此，那么，一般普通人就更不足怪了！因此他们有许多人私下说：‘公爵命令我们受洗，我就受洗。他命令我们向基督鞠躬，我就鞠躬。但是，我为什么要对那些原来的异教魔鬼，吝惜一小块干酪呢？我为什么不应该抛给他们一些萝卜呢？我为什么不应该泼掉麦酒的泡沫呢？我要是不那么做，我的马匹就会死掉；再不然，乳牛就会生病，或者它们的奶就会变成血——或者收成就要出岔子，他们许多人都这样做了，因此他们都受到怀疑。可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无知和害怕魔鬼。那些魔鬼在古时候生活得很不错。它们从前都有自己的山林，常常骑马去收什一税。可是，今天呢，山林都斫光了，它们没有什么好吃的了——城里的钟声当当响，魔鬼们只好都藏到丛密的森林里去，在那里孤寂得大肆咆哮。如果一个立陶宛人到森林里去，它们就扯住他的山羊皮外衣，说：‘给我们一些什么吧！’有些人给了，但也有些勇敢的小伙子，他们不但不给，反而把魔鬼捉住。其中一个小小伙子把一些蒸熟的豆放在一只牛膀胱里，立刻就有十三个魔鬼钻了进去。他用一个花楸树的木栓塞住了那只膀胱，把它们带到了维尔诺，卖给那些圣芳济会<sup>②</sup>的教士们，教士们给了他二十个‘斯果耶崔’<sup>③</sup>。他为的是要毁灭基督名下的仇敌。我亲眼看见过那只膀胱；发出一股刺鼻的恶臭，因为那些肮脏的精灵就这样表示出了它们在圣水面前的恐惧。”

“你说你知道那里面有十三个魔鬼，可是谁数过呢，”商人卡姆罗斯颇

① 撒拉逊人(Saracen)指所有阿拉伯种族的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伊斯兰教徒。

② 圣芳济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十三世纪初由意大利的圣芳济创立。

③ 英译本注：一种货币，相当于一个“格里温”或二十四分之一马克。